

◆边走边想

神思哈尔滨

千岛

十几天前，北京就有满满的冬意了。早晨出门上班，风刮在脸上，竟有些刺冷的意味。这北国的秋，终究是比南国来得凛冽。在微信上同朋友吐槽，说北京今年冷得太早了。这位朋友今年春天才从北京去哈尔滨挂职，他回得倒快，口气里竟带着几分不屑：“北京那能叫冷？哈尔滨都下了两场雪了。”

雪，这个字从他那里跳出来，像一颗冰凉而洁白的石子，投进了我记忆中南方老家那口温吞吞的池塘里，漾开一圈圈的涟漪。然而，这涟漪荡开去，泛上心头的却不是关于雪的凛冽，反倒是哈尔滨的夏天，一个我未曾亲身抵达却仿佛无比熟悉的夏天。

那是朋友女儿的夏天。暑期将尽时，我从北京朝阳站接小姑娘回来。小姑娘从熙攘的人流里钻出来，脸蛋儿红扑扑的，眼睛亮晶晶的，浑身带着一股子被充足的日光洗涤过的清爽气息。车子行驶在京通快速路上，窗外是北京湿热滞重的暑气。我说起快要到家的时间，她说起一个月没见，似乎想不起弟弟的模样。忽然，她像是想起一件顶有趣、顶值得夸耀的事，从后座探身向前，语气轻快地对我说：“叔叔，您知道么？在哈尔滨这整整一个月，我就被蚊子咬了两个包。”

只这一句，一个清凉干爽、旷远无比的哈尔滨的夏天，便在我心里活生生地立起来了。我仿佛能看见，那日光是如何明亮而不毒辣地照着俄式老建筑圆润的穹顶，看见

松花江上吹来的风，是如何拂过中央大街光滑的面包石，带走了所有的黏腻与燥热。那两个小小的、痒痒的蚊子包，倒成了她整个夏日里最俏皮、最富生活气息的印记，像洁白画布上无意滴落的两个墨点，成就了画面的真实与生动。

她开心地聊起在哈尔滨的日常，用“眉飞色舞”这个词来形容也不算夸张。那些瀑布般散落的话语，在我心里拼凑出一幅宁静而丰盈的图景。她常和父亲在单位活动室里打乒乓球，小小的白色身影在墨绿色的球台前来回跃动，笑声和乒乓声清脆地响着。她也曾应父亲同事之邀，走进那座有着深厚历史的老会堂音乐厅，在老座椅的吱呀声里听一场或许不甚懂却足以撼动心灵的歌剧。他们也去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走在那些苍劲的、饱经风霜的楼宇之间。十六岁花季少女的心里，会不会也悄悄埋下了一颗关于远方与未来的种子？还有，几乎顿顿不落，外酥里嫩的哈尔滨美食名片锅包肉，那甜酸脆味，怕是在她的记忆中久久挥之不去。

她又说到“最美回忆”，是我未

曾听闻的原始森林景区。她到的那天，下着滂沱大雨，雨水洗刷着山林，万物都沉浸在一片浩大而纯粹的声响里。他们下榻的民宿，竟是四面环水的，像一座孤绝、安宁的小岛。夜里，雨停了，她置身其中，只觉得万籁俱寂，一种空灵的气息从四面八方包裹而来。那该是怎样的一种静啊！静得能听见星光滴落水面的微响，能听见时间像清澈的溪流，从指尖温柔淌过的潺潺之声。这画面，这意境，美得像一个不属于人间的梦，被她从遥远的冰城，小心翼翼地捧了回来，捧到了我的眼前。

此刻，我坐在这北京的秋夜里，窗外是轰轰的车流声。屋里的灯光明亮而孤单，照着四壁的寂静。我关掉微信的对话框，思绪却已飞越山海关，飞向那片广袤肥沃的东北平原，落在了那座被称为“东方莫斯科”的城。

我想象着，若我此刻推门而出，迎面的该是哈尔滨清冽的、夹杂着雪花的风了。我会一步一步，走过中央大街，脚下的面包石被岁月磨得温润，像一部摊开的无字的史书。我会在圣索菲亚教堂前驻足，看那巨大、

洋葱头似的穹顶如何在冬日的天幕下，展示着它的庄严与落寞。我会走到结了冰的松花江上，天地是那样一种无遮无拦的、坦荡如砥的阔大，人立其上，小得像一粒尘埃，心里的那些琐碎的烦恼，也被那阔大涤荡得无影无踪。

我还要去寻那座原始森林，去寻那间湖水环绕的民宿。我不必碰上一个雨天，只要一个雪天就好。我要在那绝对的静谧里，好好地坐上一夜，听雪落寒水，看星河低垂。我要把从北京带来的这一身仆仆风尘，与满心的倦意，都浸在那冰城的清寒与空灵里，洗得干干净净。

心里忽然涌起一股热切而温润的冲动。今天，微信群里三两好友聊天，打趣说要去哈尔滨给朋友过重阳节，我琢磨着又何尝不可以让梦想照进现实，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呢？人生需要随意。我翻开桌上的台历，开始计算起年底的假期。一个声音在心底，清晰而响亮地升腾起来，带着些许的憧憬，些许的慰藉，轻轻地，却又无比坚定地，对自己说：哈尔滨，我来了。



◆流年碎影

秋捕之乐

马珂

秋天是多彩且富饶的季节，树叶斑斓，秋虫窃窃，大地丰收。生活在乡村的孩子，开始了丰富多彩的秋捕活动，捉蟋蟀、捕田鼠、烧马蜂窝，乐事层出不穷。

蟋蟀在我们老家墙角地头的石缝草丛里随处可见，属小型昆虫，体色黑褐，头圆胸宽，触角细长，善于跳跃，因有鸣叫清脆且好斗之特征被人喜爱。

史料记载，从唐代开始，我国就有斗蟋蟀的民间活动，明清时期尤为兴盛。它不仅是一种游戏，更是一门学问，一种社交，甚至是一片投射了世人功名心与胜负欲的微观江湖。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促织》中，便将这背后的血泪与荒唐刻画得淋漓尽致。曾听村子里年龄最长的光杰爷爷摆龙门阵，说很久以前，我们这一带入秋以后有规模壮观的斗蟋蟀比赛，一些蟋蟀玩家从四面八方聚在一起，以钱财为本争胜负、论输赢，有人赢得盆满钵满，有人输得一无所有。

儿时的我们出于好奇，也喜欢以斗蟋蟀的方式寻找乐趣。秋日午后，约上要好的小伙伴到房前屋后的断壁残垣中捕捉弹跳力十足的雄性蟋蟀，装在玻璃瓶中，带回家后喂点细碎的菜叶。遇到有人征战，就斗它几个回合。“瞿瞿”的叫声令人振奋。

在我们湖南老家，马蜂是一种令人生厌的昆虫。身体瘦长，胸腹之间以纤细的腰身相连，尾部长有毒刺。人若被蛰，会立刻出现刺痛或烧灼般的疼痛，还会结块红肿，持续时长可达数小时之久。马蜂虽毒，蜂蛹却是人间美味。清洗后沥干水分，倒入油锅炸至金黄，出锅



守望 孙春旺 摄

撒上盐末即可食用。油炸蜂蛹外焦里嫩，香酥可口。

我们几个小伙伴相约去后山砍柴。遇雨，钻进一处石洞，未料洞中有个西瓜大的马蜂窝。领头进洞的晦包被蛰得嗷嗷直叫，赶紧往外退避。被淋成落汤鸡的我们决定天晴之后，来它个火烧曹营。

一个月黑风高的秋夜，我们打着手电筒鱼贯上山，到达石洞先用厚衣包裹头脸，再将棉布扎成的长火把浇上汽油，点燃后对着马蜂窝一阵猛烧，成群的马蜂在火光中纷纷跌落。我们摘下烧过的蜂窝，发现大火过后蜂蛹已被烧熟。返回时，我们边走边用细枝从蜂巢中挑食蜂蛹，欢声笑语落满山路。

秋收之后，偷粮大王田鼠是小伙伴们乐于捕捉的食物。捕捉田鼠的方法通常有三种：下套、灌水和烟熏。

下套是最简便的捕鼠手段。头天晚上在田鼠出没的地方布置好带有诱饵的老鼠套，次日天亮去收。虽有收获，但不刺激。我们喜欢的是朝老鼠洞里灌水和烟熏。

在秋高气爽的午后，我们备好干辣椒、水桶和鼠笼，兴高采烈地去田野间寻找鼠洞。靠近水源的采用灌水法，没有水源的则用烟熏法，总有一款适合它。

鸡贼的棚生堪称小伙伴中的“痕迹专家”。有无田鼠出没的洞口，他一眼就能辨别出来。有回在

小溪旁的田坎处发现一个大鼠洞，棚生说里面藏着“大货”，我们轮流提水朝鼠洞猛灌。不一会儿，一只全身湿透的老鼠从洞口探出头来。伙伴们大叫着将其捉住收入笼中，紧接着又有一只从洞口露头，原来住的是一对贼公贼婆。

烟熏田鼠更加刺激。找准鼠洞后捡来干枯的杂草，掺入干辣椒点燃后，用树枝把呛人的烟雾往鼠洞里赶。没多久，洞里就传出“吱吱”的叫声，一只圆滚滚的田鼠便窜了出来，被守候在洞口我们一把按住。

秋日的田鼠肉质细嫩，无论煎炸焖炖，都是美味。

成语“菊黄蟹肥”是指秋季菊花盛开的时节，螃蟹肉质饱满、蟹黄丰盈，体现秋天螃蟹的肥美特征。深秋时节，溪沟里的水位骤降，带上鱼篓去捉螃蟹，是小伙伴们的一大乐事。螃蟹大多栖身于水洼中的石块之下，轻手轻脚翻开石头，就有螃蟹张牙舞爪地四处逃窜。张开手掌一把抓住，旋即收纳入笼。也有不小心被螃蟹夹住的时候，将螃蟹与夹住的手指一同放入水中，螃蟹就会松开逃窜，再瞅准时机将其捉拿归案。

烤螃蟹是我们喜爱的食用方式。洗净后，找一处空地用几块石头搭在一起，生火将螃蟹串起来置于火上，通体变红并冒出香味后一起分食，其情景温馨和谐。

一晃荡，如今的我们都已人到中年。回望过去，方才觉得真正让我们快乐的并非猎物，而是猫腰时的期待、扑空后的相视大笑以及溪水溅在脸上的清凉感觉，而那些快乐背后，是对一些动物的戕害，这也令我至今心存愧疚。